

★ 看见



温暖。

初夏,海拔4500米的西藏时令湖哨所,冰雪消融。

哨所湖边,哨兵弯腰取水。阳光刺透湖面,湖底水草摇曳。二级上士李冬冬拎着水桶说:“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取水了。”

根据上级命令,这一批官兵即将下哨回连队待命。此刻,走在从湖边通往哨所的栅栏路上,他们顺着栈道向远处眺望,那一片迷蒙的白雾,是连队营区的方向。

上哨以来,经历了大雪封山、暴雨倾盆,哨所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都是坚守的见证。

哨长陈建东对大家的关切就在耳畔:“山上风大,小心着凉。”下士潘大锐的幽默令人难忘:“执勤路上手拉手,小心一起被吹走。”

大家你一言,我一语,开始了对这段哨时光的追忆。

初到哨所,正值雨季。战士们换洗的衣物一个星期晒不干。去年夏天,山上接连下了半个月的雨,连队通报,道路两侧的石墙存在坍塌危险,陈建东带领大家披上雨衣连夜加固。

完成任务,回到哨楼,上等兵向腾霖在角落一言不发。这个甘肃籍战士不适应山上潮湿的环境。陈建东从房间取来一个热水袋:“小向,用热水袋敷一敷,身上湿气很快会散的。”

接过热水袋,向腾霖着脸向哨长微微一笑。

守哨时令湖

■ 张子钦 朱家立

后来,哨长的热水袋就成了哨所官兵的“暖心贴”。哨所也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,无论哪班哨兵,接班战士一定会给下哨战士递上一个热水袋。

到了深秋,牦牛爱在山间徜徉。一次暴雨过后,网络光纤从地里裸露出来,被几只牦牛拱断了。

信号开始变得很弱,排长邓增培连忙将自己的手机绑在栈道围栏上,打开“个人热点”,与大家共享。“哪怕只能发条短信,给大家报个平安也好!”他说。

一阵风吹来,信号转瞬即逝,邓增培一阵发愣:“我媳妇说的尽是些家长里短。你们正在处女朋友的赶紧抓紧时间好好唠唠!”伴着战友们的笑声,邓增培举着手机四处走动,“拼尽全力”捕捉信号。

邓增培在军校学的是通信专业。翌日一早,他就拎着工具箱沿山巡线。光线断了不好修,他步行走到几公里外的连队,拿来接驳机,用了一个下午续接光纤。

终于“手到病除”,看着手机上的满格信号,他在日记本上写道:“其实战士们要求并不高,一根连接世界的光纤就够了。”

到了冬天,寒流邂逅暖气,冰花飘然而落。这个季节的高山哨所,犹如浣纱的少女格外秀丽。

冰天雪地,铲雪便成了官兵的头等大事。望着一望无际的雪原,众人心中感叹:“这雪啥时候才能铲完!”

大家你拿锹,我拿铲,说干就干!为了疏通一条通往山下的“给养路”,战士们干得热火朝天。

风雪不停,清路行动也在继续。为了让大家吃上热乎饭,炊事班长邓科航,找来背包绳紧紧裹着高压锅,一路滑行到清路现场。

此时的邓班长已然变成了“雪人”,防寒头盔上挂着的冰霜完全盖住了双眼。看到战友们吃上了热饭,他笑得特别开心。

春去春又回,到了即将下哨的时刻。那天,站在哨所官兵自己挖建的蓄水池旁,每个人黝黑的脸庞上都流露出不舍的神情。

回到哨所,邓增培正在整修光纤,把路由器固定在顶棚上;邓科航把灶台擦得锃光瓦亮,白色的瓷砖把人影都能照出来;刚下哨的向腾,在路上捡了一块石子搓了又搓,最后揣进了怀里。

临行那天,天还没亮,大家就动身了。星光指引,他们的脚步静悄悄,抚摸着熟悉的围栏,一行人走几步就不舍地回眸。

透过清晨的光束,看着哨所的国旗如约升起,光斑沿着他们的足迹,在曲折的山路上连成一条光线,官兵们笑了:“原来,我们守卫的地方这样美。”

2022 遇见·高原上的“家”

穿行新藏线,一重风雪一重山。耸峙的雪山、荒凉的戈壁、令人窒息的高原反应……这一切对行走天路的军人来说都是考验;而一杯热茶、一盘饺子、一声问候,都足以抚慰“天路旅人”那颗疲惫的心。

奔走天路,温暖便是这般不期而遇。上世纪70年代,新疆军区某旅官兵进驻新藏线,在保障高原部队通信畅通的同时,敞开怀抱“开门迎客”,为沿途过往军人洗尽尘埃、送上温暖。在许多战友心中,一座座

守候在群山之间的机务站就像天路上的“驿站”,是高原军人永远温暖的“家”。

天路遥远,边关有家。“无论多晚,家里始终有一盏灯为你照亮。”今天,就让我们走近千里新藏线“第一站”——新疆军区某机务站,走近机务官兵和他们营造的这个“家”,聆听他们关于“坚守”的故事。

——编者

天路“驿站”,高原军人永远的“家”——

风雪征途,愿为你守候温暖四季

■ 本报记者 李蕾 通讯员 蒲杰鸿 谢成宇

★ 特稿

风雪天路,总有一个地方给你送来温暖



天路上的“家”。

“风雪天路,总有一个地方让你歇脚,给你送来温暖。”这是从陆军军事交通学院毕业,来到南疆军区某团任副连长的宋琢听过最有诗意的一句话。

说这句话的人是一位常年行走高原的汽车兵。从副驾驶座位上望去,在窗外苍茫景致映衬下,老兵说话时眼中绽放的柔光,让宋琢难以忘怀。

老兵还说,天路上的“驿站”是高原军人永远的“家”。

从叶城新藏线“零公里”出发,目的地是海拔4500多米的驻训地——宋琢第一次上高原驻训,眼前的新藏线仿佛延伸到天地交汇处。

正值端午节,车过阿孜达坂,宋琢心海泛起波澜。他记得去年这个时候还在大连老家探亲,此刻只能默默望着远方,任凭那些温馨记忆一帧帧在脑海浮现。

每逢节日,团圆是出门在外军人心中的不变的期盼。小时候过端午节,宋琢会跟父母一起回姥姥家,等待一家三口的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团圆饭,还有姥姥亲手包的红枣粽子。

如今置身遥远边关,那一缕粽香仍是宋琢心心念念的味道。这一刻,他不知道,在15公里外的一座营盘——南疆军区某机务站,驻守那里的战友正忙得热火朝天,为宋琢和战友的到来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。

“这是高原军人踏上天路征程的第一顿饭,一定要吃得热乎。我们还包了粽子,吃上粽子就不想家啦。”一大早,炊事员、中士童伟强就带人在炊事间忙活,别看他们包的粽子品相没那么精致,透出的香甜滋味却是那样沁人心脾。

根据童伟强以往的经验,粽子、饺子、汤圆……每一种节日美食都能让往返天路的战友吃在嘴里,暖在心头。

童伟强记得,他的“高原第一餐”也是在这个机务站吃的。

那是一个初冬,舟车劳顿的他们被迎进大门,餐桌上腾起雾气,一股面香扑鼻而来;吃完香喷喷的面条,大家意犹未尽地端起碗把面汤一饮而尽……一股暖流从里到外蔓延开来,他觉得,身上每一个毛孔都冒着热气。

翌年,童伟强成为机务站光缆维护专业骨干。参与铺设光缆,他带头跳冰河、爬冰川;拉钢绞线,他埋头走在最吃劲的排头……

2020年,新藏线某路段线路调整架设,已是班长的童伟强爬上12米高的线杆,突然一阵眩晕,从杆上跌落。要不是拴在腰上的一根安全绳,他可能就绝命了。

醒来时,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病床上,看到身边战友关切的神情,童伟强的热泪夺眶而出。

“人应该懂得感恩,一切磨砺都是生命的馈赠。”那次以后,童伟强更加珍惜守在高原的日子,他觉得守在这里,人生更有价值。他常对新兵说,生命贵在拥有顽强拼搏的精神,坚守本身就是一种成长。



图①:晚饭后,童伟强和军犬的闲适时光;图②:蓝鸿杰在阳光大棚看他栽种的花;图③:鹿武亮在维修架线。

本版图片由蒲杰鸿、许亮高摄

每次看到战友满足的笑容,我们心里就更加满足



擦拭太阳能电池组。

命运,仿佛与童伟强开了一个玩笑。那次受伤,他被诊断为腰椎压缩性骨折。这意味着,他不得不告别那条守护多年的光缆线。

得到这个确切消息的夜晚,童伟强彻夜无眠。“一个技术兵不能巡线,我还能给站里做点啥?”想着以后的军旅路,他有自责,也有担忧。

指导员李成放心不下这位性格执拗的老兵,几次找童伟强谈心。他说,机务站专业多,你可以考虑转岗,学习一门新专业。

不经历阵痛,怎获得新生。指导员的鼓励仿若一剂良药,治愈了童伟强的“心病”。

在医院接受治疗的那半年,童伟强做出了一个决定,继续留在机务站,保障往返天路的高原官兵。

当年底,司务长即将退伍离队。临走前,这位老兵敲开了童伟强的宿舍门:“我左思右想,司务长这个重担,还得交给你!”

就这样,在得到站领导支持下,童伟强“摇身一变”成了司务长。

岗位平凡,工作琐碎,但平凡不代表平淡,琐碎不代表简单,保障岗位也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。站里每件事都和战友的生活息息相关,他开始学习如何“精打细算”、当好连队的“大管家”。

一次,恰逢高原驻训部队下山返营,每天餐食保障任务成倍增加。披星戴月起床,从早忙到晚,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,对童伟强来说已是家常便饭。

“说不累那是假的。但每次看到战友满足的笑容,我们心里就更加满足。自己的付出能为翻山越岭的战友洗去一路风尘,这种付出就是幸福。”童伟强这样理解他的新岗位。

吃完午饭,已是下午3点多。第一次上高原的宋琢,被安排到房间休息。童伟强带上几个战士,拎着暖水瓶,挨个房间送热茶。

信号满格,宋琢给父母打视频电话,报个平安。他想让人知道,自己第一次在高原过节。“吃上战友亲手包的粽子,喝上战友准备的热茶!”

温暖在电波中传递,也汇入官兵心底。往返高原的官兵鲜少知道机务站战友姓名谁。他们更不会看到,战友们笑容背后,是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。

回到宿舍,下士蓝鸿杰从抽屉中拿出冻疮膏,交替涂在双手的冻疮伤口上。作为炊事班班长,双手每天都要和刺骨冰水“打交道”,因此也就有了整个冬天不能愈合的冻疮。战士们习惯将这些冻疮称之为:“蓝班长的勋章”。

其实守在这里的兵,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枚闪光的“勋章”。

为了保证制氧机正常运转,每到冬天,列兵刘旺弟都要和战友轮流守在发电机前,伴着电机轰鸣声度过一个漫漫漫长夜;为了给战友准备早餐,中士储春江一年到头坚持提前2小时起床,伴着星光洗菜、迎着晨曦炒菜,他说,愿意一直守在“喀喇昆仑时间”,守候天路上的温暖。

有人问,机务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兵站,路过这里的高原军人为何把这里定义成一个家?“因为机务官兵把这里建成了家、守成了家,官兵路过这里,就像回到家一样。”李成说。

吃了从未吃过的苦,却也追到了生命中的光



修剪绿植。

在机务站当兵,有人这样总结收获:吃了从未吃过的苦,却也追到了生命中的光。

上高原之前,蓝鸿杰已拿到了大专文凭。南海闯荡之后,他依旧放不下心中的梦想,决定从军报国。

圆梦之路,从来不是一马平川。现实与梦想之间还差了一个海拔数值。

“没想到到了西陲边关,没想到到了昆仑高原,没想到到了机务站……”这个曾走南闯北的小伙子,一时间觉得前途黯淡无光。

去年冬季的一天,车队在机务站门口缓缓停下,新疆军区某团官兵一脸焦急地抬着“趴窝”的通信装备,向机务站官兵求援。

“你去试试吧!”在技术骨干、一级上士王涛的鼓励下,蓝鸿杰轻轻拧下螺丝,细细排查故障……最终通信装备成功运转,战友们的脸上挂满笑容。

自送车队重新出发,渐渐消失在山路尽头。这次“一显身手”,让蓝鸿杰紧闭的心房,投射进一丝亮光,也让他的脸上有了难得的笑容。他在心里默默说:“逐光而行,坚持下去。”

如今,这种坚持,感染和带动着更多人的坚持。而那束光,也成了一群人心中的照亮天空的璀璨星辰。

二级上士鹿武亮清晰地记得,来到机务站之初心头笼罩的阴霾。

坐了5个小时汽车,他被高原反应折磨得浑身散架——走下汽车的那一刻,他只想起赶紧离开这个连空气都吸不饱的地方。

来年退伍季,鹿武亮的“师傅”孙贤明,胸前戴上了大红花。站在老兵队伍中,孙贤明目光转来转去,最终聚焦到鹿武亮身上。临别时刻,他将一本随身携带16年的光缆维修手册,“托付”给一手带出来的“徒弟”鹿武亮。

鹿武亮脑海里不禁浮现起那年夏天跟随“师傅”孙贤明到高原维修光缆时的一幕,想起他们站在冰河上接续光缆,差点因突发泥石流永远留在高原上……

孙贤明紧紧握住他的手说:“这本手册就是我的命,现在我把我的这条‘命’交在你手上。”

鹿武亮也紧紧握住“师傅”的手,他知道,没有啥比这份“嘱托”更朴实、更真挚!

因为懂得,所以坚守。鹿武亮在机务站守了下来。他的妻子王莹原本就职于北京一家中医院,两人结婚后,这位军嫂默默地做出了一个决定:辞去工作,到边关陪伴丈夫。

2020年王莹怀孕了,不得不回到河北老家待产。夫妻俩的宝贝女儿出生时,鹿武亮还在高原执行任务。

电话中,王莹告诉他这个好消息,初为人父的鹿武亮含泪给女儿起了一个深情的名字:“鹿念可”,意思是“思念最可爱的人”。

只要心中有方向,一切跋涉都有了坚持的意义

今年春节,某团副团长郭兴春带队抵达机务站。一下车,他就钻进营房前的杨树林,在树下驻足良久。

这片树林中的一棵,是郭兴春刚到机务站时栽种的“拴心树”。10余年岁月流转,这位老兵没想到,树扎了根,他的心再也离不开这片土地。

47年前那个冬天,机务站首任连长牛生福带兵进驻这里。那时,这里还是一片乱石滩。

建房、修路,大家在河岸边平整土地。翌年5月,气温回暖,他们从30公里外的村庄剪下杨树枝,精心栽入土壤中。又过了一年,羸弱的小苗抽出鲜亮的嫩芽儿,大家高兴地蹦蹦跳跳。

播下的是希望,扎根的是坚守,绿色从此在这里歇脚,也在这里扎根。更多变化如春风吹绿了这片高原,改变着机务站的模样。

2017年冬天,时任连长焦昆白天带着官兵切钢材、焊铁架,晚上用铅笔一笔一画地勾勒营门标识的图纸。寒铁握在手上,内心却火热如炬。15天后,一个醒目的机务站标识拔地而起。

那后来,机务站硬件设施越建越好;宽敞明亮的第五代营房,接入国家电网的长明电、蔬菜大棚让绿色常在、4G信号无限沟通……昔日荒凉的机务站,有了更多欢笑、更多故事、更多生机。

2018年秋季,机务站迎来一批特殊“客人”——几位年过花甲、头发花白的老兵。布满现代化厨具的厨房里,老兵王鹤兵看见餐桌旁放置的一把用了几十年的黑铁饭勺,不禁感慨万千。

那天,新兵们肩负光缆铺设任务:晚上挖坑栽杆,白天拉线挂缆……征服恶劣环境,克服身体不适,老兵们用顽强毅力在高原上架起一条信息大动脉。

老兵的精神血脉,如今在新时代机务兵身上流淌。今年3月,又一批新兵抵达机务站。欢迎仪式上,李成向新战友讲起老兵昔日的奋斗故事:一级上士易磊深夜冒雪抢修光缆,累倒在雪中;老兵邓先明克服人手紧缺困难,连续值班14天……

那天,新兵们听得热泪盈眶,李成也流着泪说:“记住出发时的初心,我们才能走得更远,这一路上再苦再险,只要心中有方向,一切跋涉都有了坚持的意义。”